

WENYI
ZHUISILU

文艺
缀思录

泓峻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艺缀思录

藏书 泓峻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缀思录/泓峻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396-5445-4

I. ①文… II. ①泓…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509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秦雯

装帧设计:褚琦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4.2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题 记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借助于西方理论还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是走学院式批评的路子还是走感悟批评、媒体批评的路子;是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还是用形式主义,或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的方法,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批评家对文学怀有真诚的热爱,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事业,当成参与当今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批评,采用任何一种文体、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写出好的、具有影响力的批评文章。相反,如果批评家被各种非文学的因素所左右,缺乏定力,缺乏对文学事业的真心热爱,缺乏对文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那么任何一种批评策略与技术的改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当代文学批评的颓势。要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必须从批评家的自省开始,必须从批评态度的改变开始。

目 录

第一辑

- 文学的责任意识与作家的写作伦理 / 003
- 文学的“底层关怀”与“底层”的阅读需要 / 006
- 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与魅力 / 009
- 叙事的意义 / 012
- “去历史化”写作的负面影响 / 016
- 文学之用与文学发展的动力 / 022
- 由一个物质化时代的诗人物质化的自杀所想到的 / 030
- 作者的退隐与当代文学魅力的下降 / 032
- 推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 035
- 无名状态的文学写作及其存在的意义 / 038
- 文学批评要有正确的态度 / 041
- 莫让批评落入观念预设的窠臼 / 046
- 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度 / 049
- 当代文学的语言使命 / 052

第二辑

- 《约翰·克里斯朵夫》与傅雷文学翻译的境界 / 057
- 《简·爱》、李霁野的翻译与欧化汉语 / 061
- 平民作家契诃夫 / 063

文学史上的旷世奇作 / 067
谁来为我们的存在作证 / 070
昆德拉的启示 / 073
奥尼尔、表现主义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 080
没有瓦格纳,尼采能成为尼采吗? / 084
弗洛伊德:激进主义思潮的先驱? / 087
加缪及其“荒诞”哲学 / 091
语言建造的迷宫 / 095
并不好玩儿的后现代 / 099

第三辑

2012 年诺奖:为什么是莫言? / 103
无奈的狂欢 / 105
《废都》和《英儿》预示了什么? / 108
卡夫卡与鲁迅:相遇在深层 / 110
地方经验的承载者与阐释者 / 116
从地宝圈式悖论看陈丽萍小说《宝地》的历史价值 / 121
一部有深度有信念的作品 / 125
读长篇弹词小说《天雨花》 / 127
不断演义是经典生成与存在的必要方式 / 133
当艺术同时面对青春的激情与心灵的苦难 / 137
电影《菊豆》与刘恒的小说 / 140
戏拟古典: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术 / 142
英雄的堕落 / 146
现代主义戏剧中的另类主题 / 149
一个戏剧故事的文化内涵 / 154
“吐槽”春晚与庸俗化的艺术批评 / 159

第四辑

知其人不读其书,可乎? / 165

我们从自己的经典中解读出了什么? / 167

一个现代儒家学者的跨文化之思 / 176

东方文化视界中的美国与西方文化视界中的中国 / 179

沉沦的自然及其拯救 / 18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 / 196

用理论回应文艺现实的挑战 / 202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 / 206

重提文艺心理学 / 211

俞平伯与 20 世纪的《红楼梦》研究 / 213

后 记 / 217

第一辑

文学的责任意识与作家的写作伦理

如果说文学写作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孤独的精神历险,具有强烈的私人性的话,那么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就完全进入了公共领域,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一个真诚而有良知的作家,一方面要通过写作活动满足自己精神探索与自我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表达与他人的存在具有相关性,并帮助他人更好地生存,文学事业因此对他们变得加倍沉重。临终的卡夫卡,遭遇的正是这份沉重。毁稿的遗嘱,实际上是这位善良的作家试图以毁灭自己的方式,送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真诚的祝福。

曾经像卡夫卡一样受到绝望与虚无之蛇啮咬的鲁迅,也曾对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传达给他人,有着一种道义上的担忧。这是一个写作伦理问题。它要求作家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公众时,应当考虑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公共领域内,“作家”是一个令绝大多数人肃然起敬的称谓。人们有理由追问:作家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作家没有对他人的深切同情,而仅仅关注自身的审美情趣,追求自我的表达快感,甚至仅仅关注自身的世俗利益,把文坛当作名利争夺的战场,那么,作家以及文学,还配享有社会给予的那份荣誉与尊敬吗?

谈到写作伦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巴金老人。一直到晚年,巴金都对“著名作家”的称谓诚惶诚恐。在他看来,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正如农民必须耕种,工人必须做工一样,提供文学作品被他看作是作家的一种义务。在一生当中,巴金看到过太多的人把文学当成灾难到来时自我保护,灾难过去后沽名钓誉的手段与工具,他为这些人亵渎了公众对文学的神圣感情而深感不安。于是,以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便成了巴金晚年对读者最庄重的道德承诺。虽然大师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对作家职业的参悟与理解,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启示。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无奈地面对了文学与作家日渐被边缘化的局面。在谈到这一局面产生的原因时,文学界的人往往强调商品大潮的冲击、影视文化的冲击等外在原因;或者一味地抱怨读者欣赏趣味的降低,甚至指责大众精神的堕

落。其实,原因可能还包含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年来,大众之所以越来越远离文学,是因为文学越来越远离了他们。

纵观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发现:在作家创作的自由度越来越高、自主性越来越强、外来的干涉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像巴金那样一心为读者而写作的人却越来越少,对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学家越来越少,在一般民众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的文学家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作家本人自恋的话语,太多的“中产阶级趣味”,太多乱伦、偷窥、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太多技术性的实验与文字游戏。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把写作当作自己在这个竞争日渐激烈的社会上,赢取足够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正如有评论者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太过“聪明”,太过“爱惜”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纤弱的心灵’和切身的利益免受来自真实的惊吓、磨砺与轰击”,却“没有多余的爱分给那些‘毫不相干的陌路人’”^①。而当作家心中没有“大爱”时,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也将缺乏一种大胸怀、大视野、大境界,缺乏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创作了这些作品的作家,当然也就很难像文学史上许多公认的文学大师那样,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伟大的道义形象。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思想解放浪潮到来的时候,文学家们开始关注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关注文学创作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个体性,关注私人生活领域与私人经验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价值,关注作家通过文学虚构起来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异质性,强调尊重作家自由地选择文学创作的方式、内容与风格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对纠正中国当代文学曾经的失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时间不长,一味地强调文学创作的个体性、文学经验的私人性、文学的非功利性等内容所带来的偏颇与失误,也在文学创作中显示了出来,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世俗化浪潮,文学作为一种事业的神圣性在许多作家心目中褪去之后,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负面作用却表现了出来。

近年来,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文学试验之后,人们突然十分怀念曾经有过的朴素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与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及任性的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的文学样态”^②被人们重新提及,“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出场似乎已是众望所归。它要求我们的作家从个

① 李静:《“三无”小说在流行》,《南方周末》2002年1月21日。

② 李建军:《重新理解现实主义》,《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

人内心的小天地中、从个人世俗利益的斤斤计较中走出,面向现实,面向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承担起他们对公众应当承担的道义和责任。

也许,遵从这种召唤,将会给当下不很景气的中国文学,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此文发表于《文艺报》2010年2月24日)

文学的“底层关怀”与“底层”的阅读需要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引入的一个包含明确价值诉求的概念，曾经引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论争。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底层文学、怎样评价中国当下底层写作取得的成就、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能否为底层代言，以及怎样触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生存体验等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在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人们之间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底层文学最起码应该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关，有利于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改善与生活质量提高。简单地讲，就是底层文学应该体现出文学家的“底层关怀”。

实际上，底层关怀正是底层文学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底层文学倡导者最直接、最根本的伦理诉求。因此，怎样借文学活动实现底层关怀，就成为谈论底层文学、实践底层文学时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学的底层关怀，我们可以说，以同情的态度写底层，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与底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解与接近他们、理解与尊重他们、关心与帮助他们的氛围，直至以此促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去研究解决底层面对的各种实际问题，这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充分考虑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需要、文化水平、审美趣味、阅读习惯，有意识地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读得懂、喜欢读，读了之后能产生精神慰藉，增强生活信念的文学作品，也应该算是文学家实现底层关怀的一种形式。

可惜的是，在近年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围绕第一个层面，也就是怎样写底层的生活而展开的，至于要不要为满足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怎样为适应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这一层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视野。

或者，大家对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有所顾虑，进而讳莫如深？

至少，当笔者试图这样提出问题时，内心是十分矛盾与迟疑的。我首先担心这一提问方式会引起作家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曾经出现过的种种以“人民”之名对作家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进行粗暴干预的做法；其次，我担心

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去为适应底层而写作时,会不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甚至浪费一个作家的艺术才华。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担心,担心我的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与底层十分隔膜的读书人的自作多情,在底层民众那相当艰难粗糙的生活中,文学阅读真的会成为一种需要吗?我甚至怀疑自己这种为底层写作的主张,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包含着一种文化歧视:难道底层民众就读不懂或者不配享受高雅的、深刻的、具有经典水准的文学作品,而非要特地为他们去制作一些通俗的、浅显的、没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快餐?

然而,当对这种种“担心”与“怀疑”进行“再反思”时,我突然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这个过于信仰文学的自律性,过于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过于强调文学本位立场的人,在遇到文学的底层关怀没办法绕开的问题时,为回避文学对于底层民众应当承担的义务而寻找的一些虚伪的托词。

尽管写底层的文学与满足底层民众阅读需要的文学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但在当下的文学中,两者却常常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许多怀着深切的同情去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实际上并不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阅读对象,其文体风格、语言表达方式决定了这些作品只能在很有限的文学圈子里流传;而那些没有条件经常上网,很少看到电视,传统的文字阅读仍然是他们打发空闲时光、了解社会人生、寻找生活目标、满足精神需求的主要方式的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私人小厂里的打工妹、边远乡村的青年人,则往往只能在地摊上找到一些没有刊号、不署作者、粗制滥造、内容低俗的地下出版物。这种状况,难道不应当引发倡言底层关怀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们内心的不安?

底层民众,这很可能是在当今社会里更加需要文学阅读,更容易接受文学的影响,然而又最少受到文学的垂顾,能够接触到的文学资源最为匮乏的群体。这里面有文学作品的流通渠道是否通畅的问题,而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是,在正规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今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能够适合他们的文化水准、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一本能够被他们接受的健康积极的文学作品,则完全有可能激发他们内心的善良天性,校正他们对社会的偏颇认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鼓舞他们真诚生活的勇气。

当然,无论对作家,还是对批评家、理论家而言,信仰文学的自律性,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强调文学本位,这一切都不是错。一个作家声称他不想为迁就大众,包括底层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放弃自己擅长的艺术题材与艺术风格,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因此,当今的文学界,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去谈论底层关怀,实践底层写作。但是,当我们试图谈论底层文学,谈论文学的底层关怀时,对底层民众的文学阅读需求仍然视而不见,或者以种种理由推脱文学家满足这种需要的义务,就会显得缺乏诚意,显得虚假。很容易让人怀疑,所谓的底层关怀,只是当下不太景气的文学借助于底层这一包含太多伦理色彩的概念,为自身寻求道义支撑的生存策略。因为倡言文学的底层关怀,意味着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文学观念中引入了另外一种与文学本位的立场不一样的逻辑,在这种逻辑里,能够被称作“底层文学”的文学,首先应当是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需要而创作的,对于底层民众是否具有价值是评价底层文学价值时应当优先考虑的一个维度,为底层写作是一个比把底层当成文学表现的对象更高的写作目的。

(此文发表于《文艺报》2012年2月8日)

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与魅力

如果对 20 世纪末到现在这二十来年的中国文学做一个整体回顾的话,以“打工文学”、都市世俗生活小说、官场职场小说、“反腐文学”为代表的贴近读者日常经验与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写作取向,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此期间,许多文学作品还以“调查”、“报告”、“实录”等名目出现,用新闻记者的眼光去判断写作素材的价值,以新闻报道的手法进行叙事。近年来,更有人倡导以“田野调查”为依托,“摆脱书斋想象,离开二手经验,走向民间世界和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的“非虚构文学”^①。对于文坛的这种写作取向,批评界有人用“现实主义的回归”对它进行命名,也有人形象地把它对文坛的影响称为“现实主义创作潮”、“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形成于 19 世纪的英、法、俄等国。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曾经大家辈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创造出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现实主义则可谓历史悠久,而且对 20 世纪文学创作以及当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就中国而言,“新文学”在创立的时候,就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一面旗帜。之后,现实主义常常被作为一枚荣誉勋章,授予“新文学”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家与优秀的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有一段时间,现实主义在一些作家与读者心目中的分量打了折扣。而近年来,中国文学界重提这一概念,用它来指认当下一些被认为是积极的文学创作动向,至少表明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再度认可。

无论是“打工文学”、“反腐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确实出现了一些既贴近现实生活,具有浓厚人文关怀精神,同时又能够站在一定历史高度,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思考的优秀作品。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回归”,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以为走出历史写作与私人写作,表现当下人的生活,以当代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就一定是现实主义作品;或者把虚构理解为

^① 2010 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启动了一项名为“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作家摆脱书斋想象,离开二手经验,走向民间世界和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为此,杂志专门开设了“非虚构”专栏。

现实主义文学的反面,认为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成分越少,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得就越强烈,则是对文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极大误解。

其实,选择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主要表现日常生活与私人生活,还是主要关注社会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人物、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都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关注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关心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文学真实性问题,而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中,“真实性”指的绝不是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是真实发生过的,而是指文学作品能够穿越社会生活的表层,深入到人类历史的深处与人类心灵的深处,发现一个时代社会发展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把握时代精神的细微变化,表现特定人群在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内心深处经历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的这种“真实性”,依赖于作家对社会人生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依赖于作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面前冷静的思考判断能力,依赖于作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与“铁肩担道义”的道德勇气。

如果用这些标准去衡量的话,中国当代文学还存在很多问题,许多作品还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品格,特别是许多作家的精神世界离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

实际上,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得以实现的,是作家严肃的创作态度。卢卡奇讲,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讲,就是作家的真诚与正直”。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具有人类良知的作家,他面对自己的良知而写作,由于这种良知而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由于这种良知而拒绝各种外在利益的诱惑。

认真分析中国当代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潮出现的原因,固然与中国当代文学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交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小说、新历史小说、私人化写作存在的问题有关,与中国社会“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官场腐败问题的凸显有关,但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的日益市场化、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出版日益商业化等大背景有关。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潮”中涌现的许多作品,有着很明显的商业运作的痕迹。许多作家和出版商一道,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对当下读者阅读心理的揣摩上,而不是放在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分析上。因为在文学作品出版商业化的大背景下,谁把握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谁就把握住了销售量,把握住了商业利益。

当代文学不断增强的对文学叙事写实性、当下性、现场性的追求,实际上就与对读者阅读心理的迎合有关。对于当今那些看着电视直播成长起来,“阅读的兴趣